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國王藏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見解篇第十七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心識運變厥理無常解惑相翻聖
人何遠澄神虛照應機如響所謂寂
滅不動感而遂通悟道緣機然後神
化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聖之隨
方該羅法界非六通之至聖孰能導
化於五道者也

引證部第二

如分別功德論云如來所以廣為四
部各說第一者乃為將來遺法之中
四姓出家見解不同共相是非自稱
為尊餘人為卑如是之輩不可稱計
故預防於未然關其自是之路如光
明之中日為其最星宿之中月為其
最川流之中海為其最六天之中波
旬以為其最色界十八天之中淨居
以為其最九十六部之中釋僧以為
其最九十六道之中佛道以為其最
如五百羅漢弟子之中神解各別不

可具列 法苑珠林中五 雖列一千人餘 之不盡備在彙本 第 張 周 達

第一如拘鄰比丘初化受法善來之
首故稱第一如憍梵鉢提比丘善護
識嫌藏身天上故稱第一故功德論
云牛脚比丘以二事不得居世間何
者此比丘脚似牛甲食飽則呞以是
二事不得居世若外道見謂諸沙門
食無時節生誹謗心是以佛遣上天
在善法講堂坐禪善覺比丘常為衆
僧作使至天上佛涅槃後迦葉鳴犍大
集衆僧令阿那律徧觀世間誰不來
者阿那律即觀世界盡來唯有憍梵
比丘今在天上即遣善覺命召使來
善覺到三十三天見在善法講堂入
滅盡定彈指覺之曰世尊涅槃已十
四日迦葉集衆遣我相命可下世間
至衆集所憍梵荅曰世間已空我寧
忍還欲取涅槃即以衣鉢付於善覺
還歸衆僧便取涅槃以是因緣善護
其身安處天上故稱第一也
第二論云憂留毗迦葉所以稱第一
者乃宿世已來兄弟三人常有千弟
子相隨今遇佛得度俱得羅漢四事

供養由此而興將護聖衆故供養中
第一也
第三論云舍利弗所以稱智慧第一
者世尊方欲知身子智慧多少者以
須彌爲硯以四大海水爲墨以四天下
竹木爲筆滿四天下人爲書師欲寫身
子智慧者猶不能盡況凡夫五通而能
測量耶故稱智慧第一也
第四論云大目揵連所以稱神足第一
者世尊正說三災滌行人民大飢欲反
大地取地下肥以供民命佛止不聽
恐損衆生又欲一手執衆生一手反
地佛復不許故知神足第一也
如密迹金剛力士經云目連承佛聖言
西方有一世界名光明幡佛名光明
王現在說法目連到彼聽佛語見其
身長四十里諸菩薩身長二十里其
諸菩薩所食鉢器其高一里目連行
鉢際上時諸菩薩白世尊曰唯然大聖
此蟲從何而來被沙門服行鉢際上
於時彼佛言諸族姓子愼勿發心輕
慢此賢所以者何今斯少年名大目
連是釋迦文佛聲聞弟子中神足第

一時光明佛告大目連吾土菩薩及
諸聲聞見卿身小咸發輕慢仁當顯
神足力承釋迦文威德目連稽首足
下繞佛七匝踊身在空廣現神足已
復往佛前諸菩薩歎未曾有佛言欲
試釋迦文佛音響遠近故到此土仁者
不宜試如來音響如來音響無限無
遠無近廣遠無量不可爲喻世尊告
曰云何以故神力到此世界故是世
尊釋迦文佛威德所立當遙禮釋迦
文佛自當至彼假使卿身以已神足
欲還本國一劫不至目連右膝著地
向於東方禮釋迦文佛叉手自歸屈
申臂頃即時得至故知目連神足中
第一也
第五論云阿那律所以稱第一者時
佛爲大會說法那律坐眠佛見謂曰
今如來說法汝何以眠耶夫眠者心
意閉塞與死何異耶律慚愧剋心
自誓不敢復眠不眠遂久眼便失明
所以然者凡有六食眼有二食一視
色二雖眠五情亦各二食得食者六
根乃全以眼失食故喪眼根佛命耆

識治之曰不眠不可治已失宍眼無
所復覩五百弟子各棄馳散倩人會
針捫摸補衣線盡重嘗無人可倩左
右唱曰誰求福者與我貫針世尊忽
然到前取來吾與汝貫阿曰是誰曰
我是佛也曰佛已福是復欲求福耶
曰福德可得猒耶那律思惟佛尚求
福況於凡人耶心中感結馳向佛覩
以至心故忽得天眼重復思惟便得
羅漢凡得羅漢皆有三眼一宍眼二
天眼三慧眼三眼視者恐宍眼亂天
爭功精麁以雜視故專用天眼覩大
千界精麁悉覩故言天眼第一也
第六論云迦旃延所以稱善分別義
第一者將欲撰集法藏心中惟曰為
人間情丙精思不專故隱地中七日
算集大法已訖呈佛稱曰善哉聖所
印可以為一藏與義微妙降伏外道
故稱第一又佛稱仁者辯才析理解
義第一也
第七論云所以稱薄拘羅壽命極長
者以曩昔曾供養六萬佛於諸佛所
常行慈心捐飛蠕動有形命類常加

慈愍無有豪氂殺害之想佛告阿難
如我今日正壽八十者如來隨世發
適衆生不現其異故壽八十婆拘羅
者受前宿世慈心之福故年壽加倍
一百六十往昔毗婆尸如來出世時
有長者居明貞修正果性良請諸佛及
僧九十日四事供養有一比丘來求
索藥長者問曰何所患苦答曰頭痛
長者答曰此必膽上有水即發苦頭
是以頭痛即施一呵梨勒果因服病
除緣是福報九十一劫未曾病患阿
難問婆拘羅何以不爲人說法爲無
四辯智慧而不說耶答曰我於四辯
攝疾之智非爲不足直自樂閑不喜
憒閙故不說法故長命省事第一也
第八論云所以論優波離持律第一
者是五百釋子剃頭師不輕不重深
樂除盡佛命善來即成沙門佛即受
戒得阿羅漢次受五百釋子戒優波
離爲上座諸釋子言此我家僕何緣
禮之佛言不尒法無貴賤先達爲兄
就御不已制意爲禮即時天地大動
諸天於上讚曰善哉善哉今日諸釋

降伏一百高此云慈難勝故地爲動當五
百釋子爲道時亦有九萬九千人出
家爲道優波離白從佛受戒已來未
曾犯如毛釐故稱持律第一又祇園
精舍比有一比丘得病經六年不差
波離往問何所患苦欲何所須曰我
有所須以違佛教故不可說曰但說
無苦曰我唯思酒五升病便除優
波離曰且待我爲汝問佛還即問佛
有比丘病須酒爲藥不審可得飲不
世尊曰我所制法除病苦者優波離
即還索酒與病比丘病即除食重與
說法得羅漢道佛讚波離汝問此事
使病比丘得蒙除差又使得道若不
得度後墮三塗無有出期乃爲將來
比丘能設禁法使知輕重得濟危厄
汝已具持律以律付汝勿令漏失不可
示以沙彌白衣復稱第一也
第九論云所以稱難陀比丘端正第
一者餘諸比丘各各有相舍利弗有
七相目連有五相阿難有二十相唯
難陀有三十相難陀金色阿難銀色
衣服光耀金縷須履執鉢錫入城

弘大全生有見者無不欣悅自拾安求
終皆弟子無能及者故稱端正第一
奈女請佛來水見難陀愛樂精舍
是為種以手摩之難觀美色無情
想并相感則失不淨觀安不淨觀
有欲心佛知其意告妄勿生雜
心難陀却後七日當得羅漢以是言
之知心不變故稱第一
第十論云所以稱婆陀比丘解人義
講第一者三世諸佛皆共八萬四千
以為行法眾生得道不必偏行眾行
隨其所悟處以為宗趣何者眾生
從下同病有多少若有厚薄是故
來設教若千或有一藥治眾病或有
眾藥治一病猶六度相統一行為主
眾行從後一行不等眾病隨起隨病
所起對藥應之若計常起以無常對
之若計有心起以空心對之當其無
常領行為行皆無常也猶施進入萬
念觀皆為施所造也亦猶如來入普
千一音統八萬一音統百教一教統百
義一一相頌至千萬億一音報萬億
其義如是略說統行其喻亦不出此

丘尊以略說為主故稱第一也
第十一論云所以稱天須菩提著好衣第一者五百弟子中有兩須菩提一王者種一長者種其天須菩提出王者種所言天者為五百世中常生天上化應聲開下生王家食福自然未曾匱乏佛還本國佛勅出家約身守節麤衣惡食草蓐為牀大小便為藥此比丘聞佛切教退欲還家佛受波斯匿王請即詣佛所辭退而還阿難語曰君且住一宿須菩提曰道人屋舍如何可止且至白衣家寄止一宿明當還歸阿難曰但住今當嚴辦即往王所種種座具幡華香油嚴飾皆備此比丘便於中止宿以適本心意便得定思惟四諦至於後夜即得羅漢阿難白佛天須菩提已得羅漢飛在虛空佛語阿難夫衣有二種可親不可親若著好衣益其道心此可親近若損道心此不可親近也是故阿難或從好衣得道或從五納弊惡得道所悟在心不拘形服也是故言之天須菩提著好衣第一也

第十二論云所以稱羅云持戒不毀
第一者或云羅云嘗妄語佛捨
輪王之位而作沙門東西行乞不可
羞耶以嫌如來故作妄語若有人問
如來所在實在祇園而云在耆闍崛
實在耆闍崛而言在祇園反覆妄語
誑於衆人阿難白佛羅云妄語佛喚
羅云來卿實妄語耶對曰實介我所
以捨聖王位者以不可恃怙皆歸無
常正使帝釋梵王皆不可保況復聖
王而可恃耶佛語羅云我前後語此
不可稱計而汝今時方恨我耶佛喚羅
云汝取水來羅云即盛滿鉢水授與
如來如來執鉢水謂羅云曰汝見此
水不對曰已見佛言此水滿鉢無所
減者喻持戒完具無所損落復瀉半
棄謂羅云曰汝見此水不對曰見之
佛言此水失半喻戒不具足復瀉水
盡示羅云曰見此空鉢不答曰已見
佛言把戒都盡喻如空鉢復以鉢覆
地示曰汝見此不答曰已見佛言已把
戒盡墮地獄喻鉢口向地也羅云
自被約勅以後未曾復犯如毫釐戒

故稱持戒第一也忍行亦為第一故
舍利弗將羅雲入舍衛城乞食時有
婆羅門見羅雲在後行即興惡意打
羅雲頭破血流汗面羅雲即生惡念
要當方便報此怨家舍利弗已知心
念為其拭血謂羅雲曰當憶汝父昔
為王時人來索眼即抉眼與截手截
足亦不悔恨若為象時以牙與人亦
不厭倦汝今云何起此惡念羅雲聞
說即自剋責我今云何惡心向彼即
忍如地不起害心如毛髮許時打羅
雲者墮無擇地獄中以是因緣持戒
忍行最為第一也
第十三論云所以稱般陁比丘諦然
愚能變形第一者良由佛教使誦埽
箒得箒忘埽得埽忘箒六年之中
專心誦此意遂解悟而自思惟曰箒
者箒箒者除箒者即喻八正道箒者
喻三毒垢也以八正道箒埽三毒垢
所謂埽箒義者正謂此耶深思此
理心即開解得阿羅漢道復有[illegible]
門名曰梵天亦名世典博學[illegible]
吉祕識天文地理無不關練故名世

興自以德高命共論議謂般陀曰能
與我共論耶般陀曰我尚能與汝又
祖梵天共論何況汝盲無目人乎梵
志尋言即語曰盲與無目有何等異
般陀默然一不對無以相訓即以神足
相答騰空去地四丈九尺結跏趺坐
梵志仰瞻敬情內發時舍利弗知其
辭屈現變相答若不往屈梵志不度
即以神足作般陀形便使般陀本形
不現化形問曰汝為是天是人乎答
曰是人又問人為是男子不曰是男子
又問男子與人有何等異答曰不異
又問人者統名男子據形何得不異
向言盲者謂不見今世後世善惡之
報無目者謂無智慧之眼以斷結使也
梵志心解即得法眼淨以是因緣般
陀變形為第一也（此之羅漢以偏[illegible]長云第一者論言德神佛善達也）
如增一阿含經云時世尊於十五日說
戒時諸比丘僧及五百比丘眾從祇
桓沒詣阿耨達池時龍王至世尊所
頭面禮足在一面坐觀眾空無舍利
弗令無此坐佛告目連言汝往至舍
利弗所以我音告曰速承教往舍衛

城詣舍利弗言佛呼汝來阿耨達龍
王欲得相見舍利弗自解祇支帶著
目連前謂目連曰汝有神足舉此衣
帶結目連執帶不能移動盡力欲舉
地皆大動舍利弗便舉目連著東弗
于逮又以帶經須彌山目連便舉動
須彌山舍利弗復以此帶經如來座
目連遂不能動捨帶還龍王所遙見
舍利弗已在前至結跏趺坐繫念在
前目連白佛言我不失神足耶何以
故舍利弗後沒先至佛曰不還舍利
弗有大智慧佛告目連衆多比丘無
䒭敬心於汝言舍利弗神足勝汝汝
可於此衆中現其威力對曰承教即
於座起往須彌山頂以一足蹈山頂
舉一足著梵天上藏須彌山使地六
返震動時諸比丘歎未曾有目連說
偈時六十比丘因此漏盡意解
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告跋陁
羅菩薩此文殊師利有大慈悲生於
此國多羅聚落梵德婆羅門家其生
之時家內屋宅化如蓮華從母右脇出
身紫金色墮地能語如天童子有七

實義聞獨其上九十五種諸論議師 [illegible]
無能詶對唯於佛所出家學道住首
楞嚴三昧佛涅槃後四百五十歲當
至雪山為五百仙人宣揚十二部經
教化令住不退已至本生地於空野
澤尼拘律陁樹下結跏趺坐入首楞
嚴三昧身諸毛孔出金色光徧照十
方世界度有緣者身如紫金山正長
丈六圓光嚴顯面各一尋於圓光內
有五百化佛一一化佛有五化菩薩
以為侍者佛告跋陁波羅是文殊師
利有無量神通變現不可具記若有
衆生但聞文殊師利名除却十二億
劫生死之罪若禮拜供養者生生之
處常生佛家若未得見當誦持首楞
嚴稱文殊師利名一日至七日文殊必
來至其人所若有宿業障者夢中得
見夢中見者於現在身若求聲聞以
見文殊師利故得須陁洹乃至阿那
含若出家人見者以得見故一日一夜
成阿羅漢若有深信方等經典是法
王子於禪定中為說深法亂心多者
於其夢中為說實義令其堅固於無

上道得不退轉我滅度後一切衆生
至有得聞文殊師利名者見形像者
百千劫中不墮惡道若有受持讀誦
文殊師利名者設有重障不墮阿鼻
極惡猛火常生他方清淨國土值佛
聞法得無生忍
又賢愚經云佛在王舍城鷲頭山中
時波羅㮈王名波羅摩達王有輔相
生一男兒相好備滿身色紫金姿容
挺特輔相見子倍增怡悅其母懷妊
不能良善懷妊已來恤矜苦厄悲潤
黎庶等心護養父召相師令占相之
相師見喜因為立字號曰彌勒其兒
殊稱合王宣聞國王聞懼恐大奪位
聞其未長當預除滅即勅輔相聞汝
有子容相有異汝可將來吾欲得見
時宮內人及知王欲圖其懷湯入[illegible]
[illegible]其兒有男名波
婆梨在波婆富羅國為彼國師聰明
高博智達殊才五百弟子常逐諮稟
於時輔相憐愛其子懼被其害密計
遣人乘象送之舅見彌勒觀其色好
加意愛養教視在懷其年漸大教往

學問一日諸受勝餘終年學未經歲月普
通經書時波婆梨見其外甥學旣不
久通達諸書欲為作會顯揚其美道
一弟子至波羅柰語於輔相說見所
學索於珍寶欲為設會其弟子往至
于中道聞人說佛無量德行思慕欲
見即往趣佛未到中間為虎所噉乘
其善心生第一四天波婆梨自竭所
有為設大會一切都集設會已訖大
施嚫嚫人得五百金錢財物罄盡有
一婆羅門名勞度叉最於後至獨不
得食唯與五百金錢勞度叉言聞汝
設施云何空尒若必拒逆不見給者
汝更七日頭破七段時波婆梨迷有
愁惡及餘盡道事不可輕深以為懼
前使弟子終生天者遙見其師愁顧
無賴即從天下來到其前問其師言
何故愁憂師具廣說天白師言勞度
叉者未識頂法愚癡迷罔惡邪之人
頂法無極法王特可歸依時波婆梨
聞天說佛即重問之佛是何人天即
說佛功德智慧不可稱計今在王舍
[illegible] [illegible]

我[illegible]頭山中時波婆[illegible]開[illegible]佛[illegible]自
思汝是我昔所記弗星下現天地大
動當生重人今悉有此即彌勒等
十六人往看相好心念之我師波
婆梨為有幾相我師年幾我師是何
種姓我師有幾弟子若答我斯必是
佛汝等必為弟子逆一人語我消息
時彌勒等進趣王舍近到[illegible]見佛光
明種種神異相好然皆以歡喜即奉
師勅遂以心難佛遂答之一一無差深
生敬仰頭面禮說佛為說法其十五
人得法眼淨求索出家佛言善來鬚
髮自墮法衣在身重為說法成阿羅
漢十六人中唯有一人字行彌寄是
波婆梨子即達往白消息具到本國
具以聞見廣為說之波婆梨聞喜即從
坐起長跪合掌向王舍城誠心請佛
唯願屈神來見接濟如來遙知屈中
厝頌來到其前禮已舉頭見佛驚喜
佛為說法逮阿那含於時世尊還就鷲山
[illegible] 佛告諸比丘於未來
世此閻浮提土地方正平坦廣博無有
山川地生軟草猶如天衣爾時人民

壽八萬四千歲身長八丈端正殊妙 [illegible]
人性仁和具修十善彼時當有轉輪聖
王名曰勝伽晉言具出彼時有婆羅門家生
一男兒字曰彌勒身色紫金三十二相
衆好畢滿光明殊赫出家學道成最
正覺廣為衆生轉尊法輪其第一會
度九十三億衆生之類第二會度九
十一億第三大會度九十億如是三
會說法得蒙度者悉我遺法種福衆
生皆得在彼三會之中阿難白佛不審
從何造起名為彌勒佛言過去久遠昔
慈三昧定意柔輭更無害心故字彌勒光云彌勒此曰慈氏彌勒者亦是姓也會過去有佛已字彌勒值佛立願同名彌勒字達磨多者此云光勝晉無人敵云光勝也

頌曰

賢人軌宗度 弱喪升虛遷 師通資自發
神光照有緣 應變各殊別 聖錄同書篇
乘乾因九五 逸響亮三千 法鼓振玄教
龍飛應人天 悟智冥徵妙 縹緲詠重玄
盤紆七七紀 嘉運莅中幡 捷此四八姿
暎蔚華林園

感應緣 [illegible]

晉沙門鳩摩羅什 宋沙門釋法顯

晉長安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
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倜儻不
群名重於國父鳩摩羅炎聰明有懿
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
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
迎請為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
明敏過目必能一聞則誦且體有赤
黶法生智子諸國娉之並皆不許及
見鐵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懷
什什在胎中其母慧解倍常聞雀梨
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即與王
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請齋聽
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
窮淵致衆咸歎之有羅漢達摩瞿沙
曰此必懷智子為說舍利弗在胎之
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言頃之什母
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男名
弗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間枯
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求辭
俗誓求落髮不咽飲食至六日夜氣
力綿乏疑不達旦夫乃懼而許焉以
未剃髮故猶不嘗進即勅人除髮乃
下飲食次旦受戒仍業禪法專精匪

辯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
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
万二千言誦毗曇旣過師授其義即
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人以其
母王女利養甚多乃携什避之什年
九歲隨母度辛頭河至罽賓國遇名
德法師盤頭達多即罽賓王之從弟
也淵粹有大量才明博識獨步當時
三藏九部莫不該練從旦至中手寫
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
遠近師之什至即崇以師禮從受雜
藏中長二含凡四百萬言達多每稱
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即請入集外
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
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隙而挫之外
道折伏愧惋無言王益敬異日給鵝
腊一雙粳麵各三升蘇六升此外國
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
沙弥十人營視掃灑有若弟子其見
尊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携還龜茲諸
國皆聘以好爵什並不顧時什母將
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
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沙弥若至三

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
人與優波掘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
為也止可才明後文法師而已什進
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
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聲下
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分別鉢有輕
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毗曇
於十門修智諸品無所諮受而受備
達其妙又於六足諸門無所滯礙沙
勒國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王
曰此沙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
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恥其不逮必
見勉勵二龜茲王必謂出我國而彼
尊之是尊我也必來交好王許焉即
設大會請什昇座說轉法輪經龜茲
王果遣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
乃尋訪外道經書善學韋陀含多論
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事博覽四韋
陀典及五明諸論陰陽星算莫不畢
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為性率達什
初學小乘後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
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鍮石為妙因
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

論等頌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即龜玆
[illegible]
之北界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
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
者斬首謝之什旣至以二義相撿即
迷悶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葱左
譽宣河外龜玆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
廣說諸經四遠學宗莫不能抗時王
女爲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群經特
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乃更
設大集請問方等經奧什爲析辯
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
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
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
羅叉學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
謂龜玆王白純曰汝國尋衰吾其去矣
行止天竺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等
深教應大闡眞丹傳之東土唯尒之力但
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
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曉悟
矇俗雖復身當爐鑊苦而無恨於是
留住龜玆止于新寺後於寺側故宮
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蔽之
惟見空牒什知魔所爲誓心逾固魔

去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汝
是智人何用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
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
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祕奧龜茲王
為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
什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
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
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顧達多
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弘贊
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什得師
至欣遂本懷為說德女問經多明因
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
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尚
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
偏局多漏名相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
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空乎如昔狂人
令績師績綫極令細好績師加意細
若微塵狂人猶恨其麤績師大怒乃
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曰何以不見
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巧猶且不見
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織師師亦
效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
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

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歎曰師
不能達反啓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禮
什爲師言和尚是我大乘師我是和
上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儁
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
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旣道流西域
名播東川時苻堅僭號關中有外國
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
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
往定以求內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歲次
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
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
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
安將非此耶卽遣使求之至十七年
二月鄯部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
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
陵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
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
臨發堅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
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
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
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
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

大寶若剋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
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
有勍敵日下人從東方來宜供承之
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
殺純立純弟震為主光既獲什未測
其智量見其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
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
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
光不納諫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
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
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
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
從之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光
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
稱年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
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
定也俄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
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
宣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
關中亦挹其高名虛心要請呂以什
智計多解恐為姚謀不許東入及萇
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年
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廣庭逍遙園葱變

蔥變為茞以為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 [illegible]
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
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
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長安興
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晤言相對
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倦
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晉經
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
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
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眾經什既
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
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僻皆由先度
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
䂮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
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
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其
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眾心愜伏莫
不欣讚興以佛道沖邃其行唯善信
為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則故託意
九經遊心十二部乃著通三世論以勗
示因果王公已下並欽讚厥風大將
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安城侯嵩並篤
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

經律論大小乘經論凡有三百九十
餘卷名不別傳並暢顯神源發揮幽
致于時四方義士萬里必集盛業久
大于今咸仰諸方道俗來覲之徒如
雲集義學等肆經群業若道化而
時主要久建疑義莫決乃問以諮什
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
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
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
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
也什嘗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
明德流薰萬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
徹九天

凡為十偈辭喻皆爾什雅好大乘志
存敷廣嘗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
毗曇非迦旃延子所比也今在秦地
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悽
然而止唯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
注維摩經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喻
婉約莫非玄奧什為人神情朗徹傲
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倫匹篤性仁厚
汎愛為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倦姚主
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

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於是
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
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
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日覺四
大不愈口三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
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
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
以偽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
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
遥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
唯舌不灰

宋江陵新寺有釋法顯姓龔平陽武
陽人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
舛闕志欲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
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
安西度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
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准東西
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
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
至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
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仭昔
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
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皆漢時

涉履甘受所不至也次度雪山遇寒
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
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
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
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四
十餘国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
有一寺逼暝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
寺僧諫曰路甚艱阻且多黒師子亟
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誓
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
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
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
既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
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
翹感舊迹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黒師
子來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
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
前顯以手摩之祝曰若欲相害待我誦
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
去明晨還返路窮幽梗止有一徑通
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
容服麤素而神氣俊遠顯雖覺其韻
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

問曰向者年是諦耶苦云頭陀迦葉
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更進至山所
有樵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顯泳淚
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
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效沙門
爲起龍舍幷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
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皆識
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
至下行之徧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
親見後至中天竺摩竭提邑波連
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
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綖經
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梵
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
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或亡
顧影唯己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見
商人以晉地一白團絹扇供養不覺
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
雜二含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
商人大舶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
值黑風水入衆皆惶懼卽取雜物棄
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
及歸命漢土衆僧船任風而去得無

得像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
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
夜忽大風合舶震懼衆咸議曰坐
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
故令一衆俱亡共欲排之法顯檀越厲
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
我不爾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敬
僧我若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
視失色俛仰而止既水盡糧竭唯任
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
漢地但未測何方即乘船入浦尋村
見獵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人
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人
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聞沙
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經像隨還頃
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
貧道投身於不返之地志在弘通何
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
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經
律論等百餘萬言流布教化咸使見
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
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
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

[illegible] 口 [illegible]

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

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

妙其餘經律後至荊州卒於新寺春

秋八十有六衆咸慟惜其遊履諸國

別有大傳 [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